



生活不是电影，电影里三五年可能是一个转场一笔带过，现实当中的三五年在记忆里会由清晰到模糊，可能再见的时候又会零零碎碎地想起。我感觉我的十九岁并没有电影里那样的轰轰烈烈，自己听听别人的事，别人听听自己的事，也会比比下，也会按部就班。

寒假对我来说可能就是驾校、家、快递点三点一线，可我觉得在驾校就像参加小型小初同学聚会，好多年不见的朋友也能在驾校见着，我肯定会联想到之前跟他们在校园的点点滴滴。不过，昔日的好友，早就没了联系方式，再见的时候我嘴里也没有吐出怯怯的“你好”。我自认为我是比较活泼的人，但是我更喜欢自己一个人。我一直对好朋友、闺蜜这些称呼感到陌生。什么是发小？什么是朋友？什么程度就是闺蜜？它们之间有标准吗？

我看过朋友圈秀姐妹情深“小作文”，倒计时上的开始时间是2009年，可我也知道起码初中的时候她俩之间并没有什么交集甚至还恶语相向。有些人把闺蜜看成没有血缘的亲人，可有些人也会在自己深信不疑的“闺蜜”面前栽跟头，甚至丢了性命。我也会广交朋友，递一个联系方式，成为社交软件上的好友，但是我知道自己可以交心的人并不多。有些时候别人问我你自己一个人孤单吗？我会回答不孤单。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自己问自己孤单吗？我一般都拒绝再思考。

“你不是跟某某玩得很好嘛？你们俩简直就是两口子，到哪都不分开！”

可我觉得我们俩只是很有缘，出现在了彼此需要陪伴的时候，吃饭一块排队，下课一块去厕所，晚上一块回宿舍。她的爱好我可能不太理解，我的想法她可能也不太懂，不过我们两个就安安静静地相互陪着对方，相互帮衬着对方。

有人说我疑心深重，没有三五年的来往对方走不进我的心。

有人说我理想化，交友“门槛高”，自己觉得理所当然的事带到整个世界都觉得理所当然。有人说我固执，奇怪；也有人会嫉妒我，给我“穿小鞋”。

当我看到朋友圈的人晒出自己与好朋友的合照时，我会羡慕，但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又浮现在我

的脑海里。当我看见朋友圈有人难过，底下评论区全是安慰关心的话语的时候，我也羡慕被关心。但因为一句评论没有及时被回复，我可能就会猜想这个朋友是不是不喜欢我。有的时候自己跟自己都会产生矛盾，更不要说跟他人相处的时候有没有矛盾了。每个人都是鲜活的个体，而我首先要做到的是尊重。

我也高呼友谊万岁，但是并不真切，甚至还带点虚伪。我觉得朋友的作用不仅仅是陪伴、关怀，朋友之间应该志同道合，彼此之间有竞争有合作有付出有底线，对方错了我应该指出，我错了就应该接受批评，朋友之间最起码是平等的。

我也曾怀疑过自己，失去朋友让我身心俱疲。什么是自由，行使着自由是不是也要顾及别人的感受。什么是责任，享受着更好的资源是不是应该回馈更大的价值。告别的时候我们会说珍重，分开的时候也会说会有更好的在前面，那前面是多前面？自媒体兴起后，“鸡汤”让人目不暇接，随之而来的是“矮化”“物化”，接着就是对立。我也会想起小时候“都别跟他玩”“绝交”的幼稚与冲动，我也知道再把小时候的玩伴像以前那样聚在一起，随便敲对家的家门进去已经成为一种奢望。

谁也没想到以前那个被说考不上高中去职校的人也会让父母在比孩子的时候有一席之地，三年都会改变很多，更不要说六年甚至是更远了，我喜欢回我的乡镇上，那有我想见的朋友，虽然我们之间没有理由再约出来，但是在快递点、超市里总能见到的。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

之前我期待过年，可发现年味好像在我这里渐渐消失。屋外的一声炮响，我有点不由自主地往外走，看见几个小朋友在放烟花，身旁跟着一个大人，他们很高兴，我们以前过年也是这样，过生日的蜡烛小心翼翼存着，过年的时候用来放烟花。

或许属于我们的记忆都会随着时间和那些离开的人一起在脑海里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也很充实；现在我们什么都想要，却在忙碌中感到空虚。

忙碌或许是遗憾的借口。

情绪树洞

□ 文法学院 夏金融

那样聚在一起，随便敲对家的家门进去已经成为一种奢望。

谁也没想到以前那个被说考不上高中去职校的人也会让父母在比孩子的时候有一席之地，三年都会改变很多，更不要说六年甚至是更远了，我喜欢回我的乡镇上，那有我想见的朋友，虽然我们之间没有理由再约出来，但是在快递点、超市里总能见到的。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

之前我期待过年，可发现年味好像在我这里渐渐消失。屋外的一声炮响，我有点不由自主地往外走，看见几个小朋友在放烟花，身旁跟着一个大人，他们很高兴，我们以前过年也是这样，过生日的蜡烛小心翼翼存着，过年的时候用来放烟花。

或许属于我们的记忆都会随着时间和那些离开的人一起在脑海里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也很充实；现在我们什么都想要，却在忙碌中感到空虚。

忙碌或许是遗憾的借口。



如果要写春

□ 安全学院 姜逸飞

如果要写春
就不能只写春
要写山峦与田野
要写溪流和春涧

如果要写春
就不能只写春
要写鲜花与柳芽
要写泉水叮咚响

如果要写春
就不能只写春
要写暖风沐浴着阳
要写流水潺潺淌

如果要写春
就不能只写春
要写蝴蝶与花香
要写莺啼与鸟鸣

如果要写春
就不能只写春
要写吹起的和风旋转的
要写悠闲的小鹿怯怯地

如果要写春
就不能只写春
要写归来的燕子天边的
要写满山的芍药与山茶

如果要写春
就不能只写春
要写黄昏和夕阳
要写落日余晖耀眼光

如果要写春
就不能只写春
要写开心的孩子飞起的
要写游园的欢快的风

如果要写春
就不能只写春
要写西边的小镇东边的
要写开花的院子与书房

如果要写春
就不能只写春
要写攀爬的藤蔓挺直的
要写曲折的小路斑斓的

如果要写春
就不能只写春
要写往来的人群繁华的
要写四时的雅苑温暖的

如果要写春
就不能只写春
要写清凉的窗儿透心的
要写抚人的心情温柔的

如果要写春
就不能只写春
要写归来的燕子天边的
要写满山的芍药与山茶

如果要写春
就不能只写春
要写黄昏和夕阳
要写落日余晖耀眼光



材料学院 周雨霁/摄

这一座白色的房子，它曾经似乎是一座教堂，白色的圆顶破了一块，十字架横斜在破口处，碎石堆在一起。白房子的周围是黑色的废墟，这些黑色仿佛带着侵略性，白房子的外壁也开始被染黑。这些战火染黑的废墟曾经也是白房子。这里时常会有远方的轰鸣，而后归于沉寂。

黑暗干燥的地下室里藏着一群人，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好长时间。自战火开始蔓延，他们一直迁徙，直到这里。那些有能力反抗、能够保护她们的人毅然决然地去了北方，她们只能躲起来保证自己不战被战火波及，让前方的人们安心战斗。

阿丽莎杯中抱着一个灰色的小熊，这是她的邻居，她的好玩伴艾麦拉的小熊。那天发生了什么阿丽莎至今还未搞明白，为什么一整栋房子会顷刻倒塌，为什么会燃起这么大的火焰。她只是在碎石那看到了这只小熊，没有看到她的玩伴，她本想等着以后遇到艾麦拉的时候还给她，只是到现在她们还没有遇见。阿丽莎时常向妈妈妈的玩伴的去处，但是让她不解的是，妈妈只是重复说着真主保佑，这样就能遇见艾麦拉吗？

阿丽莎是有如此多的疑惑，为什么她们要离开家？为什么她的家会倒塌？为什么她们要在这里一直待着？大家将要再去哪里呢？没人会回答她的问题，就像当初她问妈妈妈儿将要飞去哪里时一样。

尖锐刺耳的声音又一次出现，大地一阵摇

晃。暗室里有些昏暗，夕阳从两个拳头大小的通气口斜透进地下室里，映在房间里的人身上。阿丽莎看着大人们聚在一起低声喊着“太阳，太阳”，金黄色的灰尘洒在她们的身上。阿丽莎被母亲拉到身旁，借着那点昏黄的光，母亲抹去阿丽莎脸上的灰尘，把她拥进怀里。

“为什么不不用火柴和油灯呢？”阿丽莎问道。

“那会引来灾难。”母亲十分严肃地回答。

“妈妈。”阿丽莎抬起头说：“爸爸去哪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我和艾麦拉说好了了一起上学，一起去追蝴蝶。”阿丽莎看到妈妈望向北方，

白房子 (小小说)

□ 化工学院 岳远崇

那动作总有些熟悉。她想起了，她不确定艾麦拉找自己玩的时候会不会也这样。阳光照在阿丽莎妈妈的脸上，那张脸憔悴不堪，眼里净是些红血丝。半天，阿丽莎妈妈终于开口：“别怕，我的孩子，我们很快就会回家的，真主会保佑我们。”阿丽莎杯抱着小熊一脸希冀，在昏黄的阳光照耀下多了几分困意，依偎在妈妈怀里沉沉睡去。“我马上就能回家。”

阿丽莎做了一个梦，她看到黄色的暮霭。金黄的阳光带给她一丝暖意，让她不由地眯起了眼。她和艾麦拉相遇，一起上下学，又在金黄的

草地上追蝴蝶。她们欢笑着追逐，仰望天上的繁星。睡梦中的阿丽莎嘴角带上一丝笑意。

阿丽莎醒了，她看到大人们准备出去地下室。她已经好久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了，想起了梦里的欢快，阿丽莎忽地萌生出出去看看的想法。她央求妈妈带她出去。妈妈并没有拒绝，只是告诫她不要说话，想要咳嗽就咬住衣服。阿丽莎点头，她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大人们爬上梯子，推开一块石板，第一个人探探后，后面的人便跟了上来。阿丽莎跟在后面，几人悄然到达了地面。月光穿过圆顶的破洞，在地面上映下十字架的影子。阿丽莎站在废弃的教堂里，目光透过圆顶的破洞投向星空。漆黑的天幕与银亮的星光镶在碎石参差的破洞上，像一幅被撕碎的图片。

“好美的星空，艾麦拉你能看得见吗？”阿丽莎被拉着手聚在成人旁，大人们跪在地上无声地祈祷，祈求前方战事能够取得成功。

阿丽莎学着大人的模样，一边做着祈祷一边盯着头顶的破洞。忽地，阿丽莎好像看到了一行红色的光焰划过夜空。“那是流星吗，好像在向这边过来。”阿丽莎突然高兴起来：“大概是祈祷有了作用吧，一定能够回家了。”阿丽莎还没有动作，眼前却只剩下刺眼的光芒。“原来房子是这样倒塌的。”阿丽莎想着。

太阳渐渐升起，腾上了紫铜色的天空，照耀在黑色的废墟上，废墟上躺着一个黑色的小熊，这里曾经有座白房子……

我有一棵槐花树

□ 测绘学院 赵雅璇

我有一棵槐花树，种在爷爷家门口。树下埋着爷爷和我的童年。

爷爷走时，我从学校匆匆赶到，甚至来不及换下校服，来不及消化突如其来的事实，就到了家门口，被铺天盖地的悲伤氛围笼罩住。

我尚未明白死亡和离别的含义，就被迫接受了一场单方面的告别。回过头来我只记得那天落在地上的槐花好像格外多，空气中浮动的槐花香都是刺骨的。就像出现了离别后的戒断反应，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极度迷恋有关槐花的一切，埋进白色的小花里，假装爷爷还在。

那日的奶奶少见地没有说话，藏在屋子里哭湿了一方又一方手帕。姑姑远道而来，跪在槐花树下不敢进屋看爷爷的棺木。我也不敢，我怕见到最后一面，仿佛只要不见，爷爷就还在。

从灵堂里出来，我只觉天旋地转，没有什么能看清的东西，唯一可以分辨出来的残影，是门口的大槐树。我闻见白色的槐香，像是灵堂上白色绢花发出的味道，沾上生死相隔的气味。

我实在记不清这棵槐树已在这里站了多久，它在我生命里是和爷爷一起出现的。小一点的时候，我格外依赖这棵树，带着莫名的亲切感靠在树下乘凉打盹。爷爷扇着奶奶编的扇子，抽着烟脚边放着茶，乐呵呵看着我在这树下上闹。

到什么时候呢，大概是我开始上学的时候，槐树和爷爷一起从我的生活中渐渐淡出，退场。一年逢秋，遍地枯黄，我蜷在家里，外面冷风呼啸，实在是不愿出门。就是这个时候，妈妈一个电话过来，告诉我去门口，有人来了。我顶着十二分不情愿，慢吞吞穿衣服下楼，我趟着小区里尚未来得及清扫的落叶出门，刚到门口就看见熟悉的身影。爷爷骑着他的电动三轮，裹着有些破的棉袄等在那里。不知道等了多久，眉目间的苍白像是刚落下的霜，什么时候爷爷这么老了？

我揣着手过去，看见他冻得通红的手和鼻尖。他从怀里掏出两个圆滚滚石榴——捂得热乎乎的，是我最喜欢的那种。还有一袋冬天就藏在冰箱里的槐花，隔了大半个年头送到了我手上——今年打槐花时，我还在学校，爷爷几个电话打来也没能让我回去。

现在想来，多少后悔也回不去了。那个时候爷爷已经记不太清事、认不太清人了，罕见记得清楚的是关于我的一切。他躺在病房里时，我趁闲暇时间去看望他，小小的病床周围围着那么多人，他愣是一个也没认出来，包括他的儿子女儿。我挤过人群走到他床前时，爷爷浑浊的眼睛像是突然清明了一瞬，干裂的嘴

唇里吐出两个浑浊的字。我听清了，是我的名字。感觉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扎了一下，一瞬间疼得我说不出口。我听着大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或是真情流露的悲痛，或是幸灾乐祸的假情假意，握着爷爷苍老枯瘦的手，突然感觉到生命真切地在流逝，握在手里但抓不住一点。

再次坐在槐花树下时，才知道，那是我和爷爷的最后一面。

家中的冰箱里还有春天时留下的槐花，冰箱环过一次，槐花已经腐败了大半，但终究没舍得扔。槐花树一直站在那里，但再次见到已是阔别经年。槐花纷纷扬扬地落下，唱着带着暗香的祭歌。

村里老人常说，槐树招阴，原本我是不信的，自从那辆载着爷爷的灵车走后，我无比希望这是真的。

姑姑走过来扶着我进屋。我坐在爷爷生前最喜欢的那张躺椅上，一坐就是一下午，直到日暮西沉，送葬的队伍回来，我才被妈妈拉着走。人这一生都在学习离别，我不想学，却被迫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

走之前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门口的槐树，突然很想折段树枝带回家，但车子疾驰起来，根本没给我机会。

脚踏实地

□ 计算机学院 姚昊

一味畅想未来似乎是理想主义者的自我麻痹你似乎都已沉沦入深不见底的黑暗丧失理性掠夺欲望成为失败的爪牙不该相信一切不切实际的空想不该相信幻想出来的所谓美好

认定太阳之炎光芒非我族类唯见江心皓月之白是为我知音

你从不在乎世人目光只在乎自己是否违心恪守本心坚定不移而你坚信着你可以创造奇迹那么你就该表现你的腕力沉静入深海之底

浮躁永远是害群之马你深刻地明白这一点你也明白你究竟欠缺着什么

你也明白你应该如何走好接下来的路但你却下意识告诉你自己你就会被各种因素裹挟可你并不是做不到的呀你就是你自己的世界的中心

唯我主义者的自私自利恰恰是对自己的最高崇敬不要犹豫不要迟疑你相信着什么你坚信着的是什么那便去做去事不迟疑不顾一切地完成

你要相信所有的累和压抑都是为了最完美的爆发你要相信你流过的泪不会成为泪的起点而是甘甜爆发的源泉力量的起始